



Policy Brief No. 201832

May 13, 2018,

苏庆义 : mathe\_sqy@163.com

## 中国的出口结构：求全还是求专<sup>①</sup>

当讨论一个国家的出口结构时，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是看出口的种类。也就是说，出口多少种产品，每种产品出口的比重是多少。由此，我们有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出口种类的情况。第一个指标是种类数，第二个指标是多样性。出口种类数更多，意味着出口的产品更齐全。但即便两个国家拥有同样的种类数，也存在多样性的差异。比如，第一个国家更集中出口某种或某些产品，第二个国家出口的每种产品数量差不多。这时候，我们称第一个国家的出口专业化更强，第二个国家的出口多样化更强。对于特定国家而言，往往面临追求齐全还是追求更专的两难选择。

<sup>①</sup>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已发表于《半月谈内部版》。



实际上，出口产品是更加齐全还是集中有其特定的规律，受国家发展阶段的影响。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只能生产一些初级产品，没有能力生产太多的工业或制造业产品，出口自然较为集中。随着发展水平提升，开始工业化进程，出口种类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工业化进程的某个阶段，既能大量生产中低端产品，又正在向高端产品攀升，此时的出口种类是最齐全的。随后，由于拥有生产高端产品的能力，中低端产品逐步转移到其他国家，出口的种类又开始集中。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出口产品先是集中，随后多样化，最后又会集中。最初的集中是初级产品，最后的集中是高端产品。

中国出口种类的变化大体符合上述规律。从较为宽泛的行业来讲，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最初阶段，矿产品占据了出口的大头。但很快被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替代，纺织服装长期占据出口的头把交椅。直到 20 世纪末，资本密集型的机电产品才成为出口的老大。从出口的种类来看，中国入世之前，出口种类较为集中；入世之后，出口种类越来越齐全。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出口种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

中国出口种类齐全是多种原因促成的。第一，中国是大国，出口种类齐全实属正常。小国再发达，受制于疆域和人口限制，无力生产太多产品。大国则不受疆域、资源和人口限制。第二，中国制造业出



口明显强于服务业出口，挤压一部分服务业出口能力，而制造业产品本身的种类明显更多。第三，中国出口明显强于进口，在出口方面有能力和生产更多种类的产品。第四，根据出口种类的一般规律，中国目前正处在出口种类齐全的发展阶段。

出口种类齐全当然有其好处，但中国也确实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出口种类齐全意味着对外国的依赖程度要低一些，当发生贸易摩擦的时候，抗压能力自然也就强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能被出口种类齐全的一些好处蒙蔽了眼睛。第一，中国出口种类齐全的原因之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盛行。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世界范围内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分工模式，各国只需专注于产品的某一个环节。中国因为进口零部件并进行加工组装才有能力生产原本无法生产的产品。第二，出口种类齐全意味着无法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无法专注生产自身更具有优势的产品、把优势产品做到最好。第三，工业品出口挤压了服务业出口，才能有空间生产更多产品种类；出口种类齐全导致的量的快速增长容易引发外国警惕，贸易顺差的扩大更会引发贸易摩擦。

因此，非常有必要调整中国的出口种类和出口结构。对于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而言，就是应该越来越专注于附加值高的产品，越来越



专注于产品的高附加值环节，并关注产品的质量。附加值是说单位产品的价值量更高，或者单位工人的价值量更高，往往是技术密集型产品。比如说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的附加值就高于普通的服装，大飞机的附加值则更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不只关注整个产品的附加值，还应专注于附加值高的生产环节。比如，生产智能手机，产品的设计、研发、核心零部件、营销等环节附加值更高，单纯的组装环节附加值明显较低。产品的质量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同样的产品，质量更高，则出售的价格能更高，被竞争对手的产品替代的可能性就低，外国对该产品的依赖性就更强。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意味着，中国出口必然要向高附加值、高质量的“双高”迈进。

**出口向高附加值、高质量迈进，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在人才和创新上下功夫。**“双高”需要投入高技能的劳动力，也就是经过良好教育、培训甚至更高层次教育的人才。附加值最高的那些产品则需要最顶尖的高科技人才。有了人才，还需要人尽其用，将其能力发挥出来，激励其做出创新。重视人才和创新，是中国从出口齐全走向出口高端和专而尖必然绕不开的法宝。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也会出现一些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必然会下降。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



上升，这部分产业即便在国内生产也不再具有国际上的竞争力，进而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下降，并不意味着就放弃这些产业。其一，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以承接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缓解就业压力。其二，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附加值高的环节，比如服装设计和营销就具有很高的附加值。而且，中国可以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上游环节，比如东南亚一些国家承接纺织服装业时，就需要中国提供的纱线、布匹和机器设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我们一不要惋惜，二要认识到其中蕴藏的机会。

除迈向高附加值和高质量外，中国的外贸结构调整还需做两件事，那就是提升本土企业自主出口能力和提升服务业出口能力。中国的加工贸易曾经占据出口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本身附加值较低，需要增强本土企业的自主出口能力，通过利用国内中间品而非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提升服务业出口能力则意味着增强服务业竞争力，让高端服务业更有能力为中国的工业品生产和升级提供服务，和工业品出口形成良性循环。

出口结构从齐全到专而精，中国确实在努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为此，对人才和创新都做了特别强调：“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将“完善人才发展制度”作为重要的任务和措施之一。《中国制造 2025》也专门强调了创新的作用。近年来,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快服务业发展,国务院也都专门发布过指导意见。这些措施必然能起到推动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

总之,中国的出口结构是追求齐全,还是追求专而精,自然要考虑其自身规律。但是,人为因素也会起作用。无论是从规律还是提升自身福利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出口结构都到了追求专而精的阶段。当出口产品的种类真正做到了专而精,中国贸易强国的梦也就实现了。

**IGT 简介:** 国际贸易研究系列 (Inside Global Trade) 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组织和发布的。该系列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主要成员包括余永定研究员、宋泓研究员、姚枝仲研究员、倪月菊研究员、田丰研究员、东艳研究员、李春顶副研究员、高凌云副研究员、马涛副研究员、张琳博士和苏庆义副研究员。

**声明:** 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本报告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

欢迎通过扫描下面的二维码订阅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 iwep\_ite, 名称: 社科国贸)

